

故乡湿地的精灵

□柯于明

随着一批批冬候鸟陆续从遥远的北方莅临，一望无际的网湖湿地，鸟们的“天堂狂欢”再一次掀起高潮；这些长着翅膀的快乐精灵，千羽万羽，铺天盖地，或在青碧如镜的湖面上轻盈飞舞，或在蔚蓝的天空中翩翩翱翔，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甩出一串串清脆的鸟语。冬日的暖阳投射到它们的羽翼上，泛出一种神秘而幸福的光泽。

站在湖水中露出一块大礁石上，我静静地观赏着这场鸟类“大联欢”，心头涌起一份感动：这才叫“万鸟翔集”，这才叫“百家争鸣”，这才是“天籁之音”，这才是“和谐共生”！如果说“生态阳新”是一篇宏文巨著，那么眼前这些漫天飞舞的鸟影，每一只就是一个优美的标点符号。

高倍望远镜，把远在数百米外的鸟群拉到了眼前。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竟能与鸟儿靠得这么近！我清楚地看到数百只白琵鹭，看清了它们琵琶似的长嘴，仿佛能听到悠扬的琵琶声儿。我还看到一大群小天鹅，正在水中追逐嬉戏。这可都是来此越冬的珍稀鸟种。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两只东方白鹳闯进了我的镜头。它们更是难得一见的珍稀濒危鸟类，黑白相间的宽大翅膀展开来，携风带暑。它的长喙和脖子优雅地前伸着，眼睛炯炯有神，闪着一种敏锐的光。我甚至感觉它也看见了我，与我对视了。一瞬间，我竟有些激动。我非常渴望与鸟对视，渴望在对视中走进一只鸟的内心世界。

我一直相信这些鸟儿是有灵性的。它们野生野长，虽没经过人类的训练，却具有生存繁衍的诸多智慧：不仅有觅食、筑巢的技能和避险、抗病本领，还会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尤其是这些候鸟，飞越千里万里，历尽艰辛，从不迷路，每年按时抵达这片湖水泽洋。不能不相信，它们心中有惦记，眼中有风云，它们凭借了情感的力量，经历了意志的考验。

相信鸟有灵性，跟我受故乡民俗文化的耳濡目染有关。在老辈子乡亲看来，人死后魂灵会羽化为鸟，反过来说，这些各式各样的鸟，就是人的灵魂的化身。小时候，一只白头翁飞来我家门前，我正要捕捉，母亲说，它是我们祖上变的，不要捉。从此，我对这种鸟非常敬畏，任它啄食屋场晒筐上的粮食，从不驱赶它们。乡人不仅相信人死了会变成鸟，而且相信鸟可以变成人。我曾听村子的老人讲过“鸟变人”的故事。

多年后，我读到了《羽衣仙女》的故事：“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旬旬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这是《搜神记》中记载的。后来，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也辑有这个故

事。这里的“豫章”即今日之南昌。这里的“新喻”，有专家考证，就是“阳新”。为此，我特地致函著名民俗学家、华中师范大学陈建宪先生。陈先生回复道：“……所询阳新女鸟故事，见北魏郦道元之《水经注·江水》，原文为：‘江之有巢，富水注之，水出阳新县之青谿山。西北流经阳新县，故豫章之属县也。地多女鸟。’另晋人郭璞所撰《玄中记》曰：‘阳新男子，于水次得之，遂与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

据此可以推定，这个《羽衣仙女》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故乡。虽然阳新历史上并不是南昌的属地，但南昌与阳新紧紧毗邻，也曾同属楚地。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至今还在阳新民间流传，还“活”在乡人的口中，这不就是最重要的佐证吗？

“衣毛为飞鸟，脱衣为美女”，多么奇特的幻想；故事的结局虽令人惋惜，而过程是那样美好，令人浮想联翩。

当我今天倚立网湖岸边，观赏这些仪态万方的飞鸟时，脑海中海始终萦绕着这个《羽衣仙女》的故事。我不知道这260多种鸟类中，是否真有“羽衣仙女”？不知道这60多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珍鸟中，会不会演绎出“人鸟因缘”的新故事？但我知道的是，美丽的神话一定寄寓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民间传说表达的是乡亲们精神追求。

我还知道的是，在出现过“羽衣仙女”的故乡土地上，至今流传着许多爱鸟习俗。比如，插秧季节，农家禁止对秧鸡进行捕捉。因为它是秧神的化身，得罪了秧神，你哪有五谷丰登？这里还有“春不猎雉”的老规矩，春猎时碰上野鸡一律放过。因为乡人有把野雉当凤凰，又视凤凰为太阳鸟。所以“雉”是太阳神的化身，是乡人的图腾。摘柿子了，他们会故意留些柿子在树梢上，给鸟儿吃。若是燕子飞来屋檐下，主人会欣喜不已，设法留住。至于网湖一带的渔民对鸟类更是有许多禁忌。在被列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后，管理部门采取了诸多措施引鸟护鸟救鸟，当地百姓视鸟为贵客上宾，珍爱有加。

正因为这样，每年有占全国鸟类品种约18%的8万多只鸟儿云集于此。它们不远万里向这儿迁徙，来自西伯利亚，南自澳大利亚，把这方湿地作为理想的繁殖地和停歇地，而且这这些年，归来的珍鸟一年比一年多，不少候鸟变成了留鸟。

这样的结果让我更加相信，这些鸟儿是有灵性的。它们飞得高，看得远，见得多，长智慧。随着网湖湿地生态越来越好，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它们必然会选择这一方乐土，这一座鸟的天堂。这些聪明的鸟儿也一定能感受到，这儿不光有大自然，更有人们的纯朴友善，有亲鸟爱鸟的美风良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因此我要说，栖息于网湖湿地的鸟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鸟。别一样的山川湖泽，别一样的生命营养，别一样的树风草露，别一样的吴头楚尾文化浸染，会让它们更加灵醒，更有精魂，更能与人心有灵犀，同频共情。它们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者，是世上最浪漫的艺术家。它们中虽不一定有“羽衣仙女”，但每一羽都是自带光芒的圣洁天使。它们漫天泼洒的每一声鸟鸣都是福音，带给人们诸多美好和吉祥。

啊！网湖湿地的飞鸟，我故乡最美的精灵！

品茶三城记

□谢伦

一

三城是指北京城、南京城、苏州城。

先说北京城。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我在北京办差，突遇大雪，突遇，是说先天下午还晴得好，夜里北风就紧了，早上起来已然瑞雪纷飞。我是个喜好踏雪的人，不愿待在暖气十足的旅店

里，便电话京城的朋友石兄陪我去颐和园、看昆明湖。石兄说冷呢，给我带来一件军大衣——“文革”时期极稀罕的那种橄榄绿带棕红色毛绒领的军大衣，我捂紧了身子，坐上他的“三菱”越野就直奔颐和园。没料颐和园里的雪比市区大多了，漫过脚脊到小腿了，搭眼望“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就说起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虽然是一南一北，一古一今，但与眼前之情景，又是何等的相似乃尔！昆明湖湖中心的亭子叫知春亭，石兄建议也到湖心的亭子玩玩儿去。可偌大湖面落雪飘飘，一派迷茫，环视左右，已无舟可寻、可驾，欲走十七孔桥，等到了桥头，发现桥面竟然就结光秃凌了，没法儿下脚，很是遗憾，我们只好在湖边站了一会儿，客随主便，就依他意见到听鹂馆暖身子喝茶。

到听鹂馆才知道石兄的大伯就是这里的茶水师傅。北京人和气，听说我是他侄子的远方朋友，咱们咱们的招呼极亲切。馆里除了两个老外，再无他人，有些清寂。我们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落座。石老伯提来高腰火炉，一只黄铜水壶（很老式的，大肚、细脖子、喇叭口的那种），黄铜水壶放在火炉上——炉是铁炉，火是炭火，壶里水是早就烧开了的，一放上去就噗噗噗响。石老伯又端来两个青瓷盖碗，问我喝什么茶。那时间我对茶是一点也不懂的。石老伯说，那咱们就来泡木樨香片吧，香！又说，木樨香片可是慈禧老佛爷当年最爱喝的茶呐。

慈禧善眼儿的那个大伯，横看直看，都很像在老舍《茶馆》里饰演那个王掌柜的艺术

家于是之，连动作、说话的声音儿都像。听鹂馆成了一个大茶馆，这一点慈禧绝不会想到的。别说慈禧了，就是末代的溥仪也想不到。当年这里应该是慈禧和宫人们听鸟看景儿的地方吧。除排云殿、佛香阁，若天晴，坐在这儿也是可以瞭望整个昆明湖的。但现在是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了。也不是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有落雪如天簌般的沙沙声。我还惊喜地认出了窗外被白雪覆盖着的一棵树——柿子树，枝头上还挂了一个拳头大的冻柿子，柿子也被白雪覆盖，下面却露出了一溜溜鲜艳欲滴的朱砂红。身在颐和园，难免触景怀人，又难免要聊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迁执，一九四九年秋柳亚子暂住益寿堂的那些坊间故事，简直是幼稚得可笑。作为也算读过一点书的人，倒是由衷欣赏张宗子“更有痴似相公者”的那份痴。——其实，说迁执也罢，幼稚也罢，或曰痴，在这里，大约，都是可以归结于文人特有的一种纯粹吧！只不过龔衣炉火的张宗子，在湖心亭强饮了三大白，而我们喝盖碗儿茶。回忆一下，那次石老伯给我们冲泡的木樨香片，的确洋溢着浓郁

的木樨花的香气，至于花里掺的是什么茶，茶的什么香，现今反倒是没印象了。若说还有能记得些的，就是那一天天与地的静——大安静。

二

在南京的茶就喝得有些吵闹了。起先并没想要去喝茶的，起先只是沿着十里秦淮寻找王羲之和谢安，找李渔的《芥子园》，找《桃花扇》里的侯方域、李香君，以及寇白门、陈圆圆、卞玉京、顾眉生、马湘兰、董小宛、柳如是。——“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秦淮河里的脂粉才气就是他们一路撒落的，一撒就是百年。可百年里烟寒水酒旗西风，如一梦，六朝物事已无迹可寻（新造的名胜美则美矣，总缺了点时光漫漶的那种旧——一种用鼻子能嗅到的古人气息的那种旧）。“佳丽地，南北朝盛事谁记？”诗词如雾里看花，能助我思想触摸的细节，还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我特别喜欢《桃花扇》中的那个市井人物柳敬亭。柳敬亭是明末秦淮河上的大说书家，历史上真有其人。所谓“鼓板轻敲，便有风雷雨露；舌唇方动，已成史传春秋”。南京人称他为“书绝”。柳敬亭是一个有高尚品格的人，重操守，辨善恶，决不依附权奸，终年置身布衣清流和小市民中。在《桃花扇》第十出“修札”里，柳敬亭说：“老子江湖漫自夸，收今贩古是生涯；年来怕做朱门客，闲坐街坊吃冷茶。”据现有资料记载，柳敬亭吃冷茶的地方应该在桃叶渡。桃叶渡是王献之迎娶小妾桃叶、桃根的渡口，那里古有长吟阁，双亭，有石坊临水，柳氏当年就是在那儿一边吃着冷茶一边说书的（可见柳氏并不闲坐）。我没有在桃叶渡吃上一碗茶，我本是想在那儿吃一碗茶的，也吃碗冷茶。可古亭虽然重修，也是双亭六角相连，莲花圆顶高耸，其倒映在秦淮河中，岸柳依依间，亦颇具风趣几分。但是长吟阁没有了，柳敬亭没有了，也就没有那一碗冷茶了。《儒林外史》写南京大街小巷，合起来，有茶社千余处，其时桃叶渡周围的茶座也自当不会少的，可现在没有了。我在石坊上坐了一坐，也只好随俗到魁光阁茶社去喝茶了。

随俗，是因为外地来南京的游人大多都到魁光阁来喝茶。也是因为它名气大，它原叫奎光阁，傍夫子庙，其后为“学宫”，是科举时代士子们课余时间时的品茶之地，想着它应该是一个充满古风的幽雅去处。但是我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当今秦淮河畔夫子庙前的这样一个繁华之地，怎么能够清幽呢？虽然魁光阁室广厅大，但还是无奈游人太多，要歇歇脚、要解解口渴的人也太多，临窗已无虚席，我也只能在人缝里拣一个空位坐下来。茶博士倒是眼尖腿快，一会儿便手提大铜壶前来上茶了。我问本茶有什么好茶。茶博士说魁光茶，三十元一杯，玻璃杯。我用玻璃杯喝三十元一泡的魁光茶，事实上喝的是雨花银针茶。雨花银针我过去喝过的，它在这儿叫魁光茶了。我看茶博士穿的衣服上也写的是魁光茶。魁光阁迎临水，可是我瞅不见秦淮河，我坐在茶厅中，耳朵里全是嗡嗡起伏的人语音，亦伴有丝竹之类的音乐古曲。顺着古曲往里看，一个小小舞台上有位盛装女子正在展示烹茶茶艺，于方寸之间，烧水、烫杯、投茶、冲泡，再来一番关公巡游、韩信点兵……一招一式，动作夸张如舞蹈，又好比日本的茶道表演，或叫“茶舞”似乎更为贴切些吧！但我以为还不如请柳敬亭来说一场书好。茶是好茶，坐在我身边的一个老茶客也说雨花银针是好茶，一江嫩绿，馨香郁郁，桌上还奉有一盘葵花籽可助谈兴嗑嗑。但无论如何，柳敬亭是请不来了。

武汉“活字典”城北美徐公

——回忆徐明庭先生

□蒋太旭

转眼，徐明庭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6周年了。2019年1月15日，徐老在刚刚跨过自己第92个生命年轮之后的第四天安然辞世。这一天，我正在武昌跑“省两会”，听闻徐老走了，心中惊痛；武汉少了一位“活字典”！

从2005年进入长江日报文艺副刊部编辑《黄鹤楼·城周刊》起，我在工作中接触较多并从他们身上受益最多的几位老者分别是古建专家张良皋先生、《武汉通史》主编皮明庥先生和被誉

为“武汉通”和武汉“活字典”的徐明庭先生等。他们为人的坦诚、做学问的严谨及渊博的学识和不拘一格的史学观，让作为后辈的我学到了很多，受益终身。遗憾的是，在我于2014年从报社文化战线调至党政新闻战线后，这三位令我尊敬的老前辈，却先后辞世。

与张良皋、皮明庥两位老先生相比，徐老更有一颗“童心”，生活极简，唯爱肥肉和酒。最初与徐老相识，是因我主持的版面开有“新武汉竹枝词”专栏，因工作需要，我经常拿着作者稿件，上门向徐老讨教，并请帮助审订。

徐老是武汉地区对武汉竹枝词有着系统研究且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之一，也可以说是武汉竹枝词研究第一人。我也正是从徐老这里才开始真正“走近”和了解武汉竹枝词。竹枝词以表现当时的社会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清道光年间，以叶调元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创作了大量描写汉口社会及市井日常生活的竹枝词，在民间广为传播，使得汉口竹枝词一举扬名。民国初期，罗汉等将汉口竹枝词的创作进一步发扬光大。前人的创作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及鲜活的社会发展研究史料。

早在20世纪80年代，徐老就参与编著了

《汉口竹枝词校注》一书，这本由清人叶调元原著的《汉口竹枝词》影响甚大，但因无注释，一般读者很难读懂，校注后，难懂之处就“迎刃而解”了。又历经多年研究和收集，2012年，徐老和他的学生对罗汉公开发表的竹枝词进行了校注，并结集成书。

徐老告诉我，武汉历史上创作竹枝词最多的作者首推清道光年间的叶调元，他著诗292首，而罗氏竹枝词的数量仅次于叶氏。它们将辛亥革命前后汉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逐一刻画、记录，犹如一本刻画清末民初汉口世相的“百科全书”，“为地方志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我与徐老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17年1月7日。这一天，在汉口一家小酒馆里，武汉文化遗

产协会竹枝词学会举行迎春活动，恰逢徐老90岁生日，大家纷纷现场创作竹枝词表达对徐老的敬意。徐老戴着红围巾，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针对当下竹枝词爱好者、创作者越来越多的现象，徐老喜忧参半，他现场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相当一部分爱好者、创作者还没真正弄懂竹枝词，竹枝词不是打油诗，也不是形式上的“七绝”。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一些作者创作的“竹枝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竹枝词，竹枝词除了形式上的严格要求，更重要的是，它所表现的内容一定要“亲历，亲见，亲闻”和“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徐老被人们誉为武汉的“活字典”，我对此称谓的体会尤为深刻。

徐老的工作室设在武汉图书馆，从当时的报社办公所在地步行过去，也就十来分钟时间。因采访需要，我经常上门请教。徐老广闻

博记，每每给我意外收获，用武汉“活字典”形容徐老对武汉城史尤其是对汉口旧闻的熟稔，再贴切不过了。

徐老因从小在武汉生活长大，对武汉近一百年来发生的历史大事及三镇掌故了如指掌，很多鲜活的往事信手拈来。2014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69年前的这一天，武汉民众是如何纪念和庆祝这一天的？我又到武汉图书馆去请教这“部”似乎是无所不闻的“活字典”。

徐老又一次让我收获满满。徐老仍然以自己亲身经历，风趣地告诉我，就是在抗战胜利这一天，18岁的他可以喝酒了。

当晚，家里人像过节一样聚餐，父亲很高兴，提议喝酒祝贺。难抑激动之情，徐明庭也第一次当面向父亲索要酒喝，被父亲喝止：“小孩子喝什么酒！”没想到一向严肃的祖父却对父亲说，今天是大天的喜事，让他喝吧。此事当天也引得祖父诗兴大发：“兵气销为日月光，初闻涕泪满衣裳，小孙也识余心乐，竟向高堂索酒喝。”

2013年年底，徐老所著《老武汉丛谈》首发。该书收录了徐老过去30年创作的散文、随笔，内容涉及武汉历史、老地名、娱乐、饮食、社会风俗等各方面。从《武汉一词漫谈》《六渡桥旧话》，到《老汉口的岁尾年头》《鸚鵡洲的故事》等，书中不仅为读者呈现了老武汉的社会生活风貌及城市历史人文掌故，还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与考证，讲述了“刘友才与‘功狗功臣’”“瞿秋白故居和辅义里及其他”等武汉往事。徐老的《老武汉丛谈》是继清朝道光年间范锴六卷本《汉口丛谈》、民国方志学大师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及《再续汉口丛谈》近80年后，又一本老武汉“丛谈”文献。

作为武汉市政府文史研究馆的终身馆员，徐老的认真和执着不仅体现在治学上的严谨，还体现在为保护城市历史和文脉方面所作的努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面对汉口积庆里慰安所旧址破败失修的现状，他以近90高龄之躯，多次和其他几位文史馆员一起勘查现场，呼吁尽快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在经徐老在内的几位专家的奔走呼吁下，旧址得以保留。晚年的徐老一直关注慰安妇历史的研究，还接待了数批来自韩国、朝鲜来汉寻访慰安所旧址，寻找当年的朝鲜慰安妇的媒体。2014年2月，徐老和几位文史馆专家再赴现场调研，面对积庆里日益破败的危险，再次疾呼。同年6月，当闻悉联合国已受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文本，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已申报南京市级文保单位之后，将继续申报为“省保”“国保”消息后，徐老更是心急如焚，呼吁尽快将汉口积庆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纳入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和利用好“铁证”，让世人永远铭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在武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行文到此，我想起了楹联名家白雉山先生写给徐老的一首小诗。白先生与徐老相识、相交、相知，长达半个多世纪，情谊深厚。

2016年恰是徐老虚年九十岁的生日，大病初愈的白雉山先生写了两首诗词为徐老祝寿，现抄录其中一首：

徐老非常老，人尊武汉通。街头喝小酒，笔底展雄风。文坛犹独步，城北美徐公！徐老走了，武汉痛失“活字典”，天堂却多了位“城北美徐公”！